





伊川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

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
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
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
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
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
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
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

樂一
作懼

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
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
心知所養一作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
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
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
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
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

如學諸
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
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
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
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

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
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
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
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
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

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
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
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
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
曰不幸短命歿矣蓋傷其不得至於
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
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
其有替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
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
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
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
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

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
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
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
異矣

附考

伊川先生年譜曰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
之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
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年十八
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
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名對面陳所學不報
閒遊大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
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卽
延見處以學職

伊洛淵源錄

○朱子曰看程先生顏子所好何學論說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以終其身也

語類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前漢書儒林傳序曰古之儒者博學六藝文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

○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

遺書

同下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

雙峯饒氏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言學以至乎聖底方法也道者方法之謂

○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

通書

○問天地儲精如何是儲精曰儲謂儲蓄精精

氣天地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萬物語類

易繫辭傳曰精氣為物

○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大極圖說

○氣散則不生惟能住便生消息是消住了息

便生語類因說天地備精及此

○周子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

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大極圖說

○只一箇陰陽五行之氣衰在天地中精英者

為人查滓者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為聖為

賢精英之中查滓者為愚不肖語類下同

○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

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

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

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

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

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

耳曰然

○蔡元思問好學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

此多頭項不恁纏去其實只是一意如易傳包荒
傻用馮河不遐遺傻朋亡意只是如此他成四項
起不恁纏說此論須做一意纏看其本也真而靜
是說未發真傻是不雜無人偽靜傻是未感

○五性傻是真未發時傻是靜只是疊說

○答何叔京書曰真而靜是兩字純一無偽卻
只說得真字文集下同

○答胡廣仲書曰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
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

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
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
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熹詳味此數語
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
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
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
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
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凌於有
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

此處識得真安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熹卻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卻性字矣記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為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

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之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愚意如此未知中否

○答黃道夫書曰五行謂水火木金土耳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動則中節者為

善不中節者爲不善也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巳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語類下同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而動上言其本靜故於此言動

○禮記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

○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問看得來如喜怒哀懼愛惡欲卻似近仁義曰固有相似處

○問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七情論來亦自性發只是怒自羞惡發出如喜怒哀懼愛欲恰都自惻隱上發曰哀懼是那箇發看來也只是從惻隱發蓋懼亦是怵惕之甚者

○問欲屬水喜屬火愛屬木惡與怒屬金哀與懼亦屬水否曰然

○問愛與欲何以別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便要拏將來

○問程子云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性上如何說鑿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任意妄作去傷了他耳鑿與孟子所謂鑿一般故孟子只說養其性養謂順之而不害

○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方是大綱說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便是詳此意一本作知所養恐往字爲

是往與行字相應

雙峯饒氏曰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的工夫禮便是中的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問顏子之所學者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一心之中未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已而不能不感於物於是喜怒哀樂七情出焉既發而易縱其性始鑿故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凌以克其私私欲既去

天理自明故此心虛靜隨感而應或有所怒因彼之可怒而怒之而已無與焉怒才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慊於己只是略有子不足於心復自知之即隨手消除更不復萌作為學工夫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曰所謂學者只是學此而已伊川所謂性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

○答胡季隨書曰性其情乃王輔嗣語而伊洛用

之合筆錄謂性字是無甚害而不若約字之為穩故朱子改之耳近思錄亦作約

之亦曰以性之理節其情而不一之於流動之域耳以意逆志而不以詞害焉似亦無甚害也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專要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

語類
下同

○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知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

平巖葉氏曰仁義忠信不離乎心者信之篤也造次顛沛出處語默必於是者行之果也久而弗失守之固也

○易繫辭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孔子言其有不善未嘗不知復須亦有不善時又問顏子之過如何曰伊川復卦所言自好未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猶常用力便是心有未順處只但有纖毫用意處便是顏子之過

心當作
已迹當
作外

○敬子解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爲工以爲人不知性故怠於爲希聖之學而樂於爲希名慕利之學曰不是他樂於爲希名慕利之學是他不知聖之可學別無可做只得向那裏去若知得有箇道理可以學做聖人他豈不願爲緣他不知聖人之可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成空過須討箇業次弄或爲詩或作文是他沒著渾身處只得向那裏去俗語所謂無圖之輩是也因曰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

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

○因說程先生所作好學論曰：此是程子已做得這文好，這箇說話，便是所以爲學之本。推知所本，然後可以爲學。若不去大本上理會，只恁地茫茫然，卻要文字上求，恐也未得。

書好學論附考後

程叔子是論未弱冠之應試，而能繼千載不傳之遺緒，以開萬世無窮之來學，其傳習有所自來，而終身希聖賢之學，於是乎可見矣。故朱子嘗彙渠收入集註，及近思錄以示之也。深切然，或有未及觀其本集原文者，焉是以今復首表著之，且竊裙撫周程朱子之言，關係于此者，與諸儒解義之切要者，以附其後，使讀集註近思錄者，有所相發，蓋嘗論之。

夫學者真知在我者而實踐其言之道也其學大備於孔氏而教三千七十子唯曰博文約禮而已獨顏子以明睿之資能順受其教故孔子曰終日與之言不違見其進未見其止也顏子曰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子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乃博約之工夫而不遷不貳者乃博約之效驗也如此然後可謂真好學也四子六籍炳焉垂萬世者不過以此教人是

以周程張朱之雅言祐啓來裔者又唯曰致知力行而已卽博文約禮之教也漢唐之間非無知者非無行者也然莫有真知實踐而好之者則謂之無好學者非乎嗚呼世降學乖其書雖存能倡孔朱之學者不絕如綫故今觀世之曰學云者曰好云者則泛濫明季浮靡之流俗而不知學有淵源固滯記問詞章之末技而不知好踏實地則卒至於博變爲雜約反爲陋焉此所謂賜了甜桃樹沿

山摘醋梨者而朱子所以爲學者六息也凡
讀聖賢之書者務知以身體之之要則庶幾
弗失聖門好學之旨矣故程子曰誦其言辭
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學者
其可不慎哉

明和己丑之歲十一月朔旦須賀安貞謹識



明和七年庚寅正月發行

京都書肆

尾州書肆

堀川通佛光寺下町

河南四郎兵衛

名護屋本町七丁目

北藤屋吉兵衛

